

从人世觉醒

王大米 2019-08-16
22:11

托尔斯泰将死亡这个命题交给了一个十分优质的青年安德烈，这位出生贵族、从小善于思考、稍稍有点神经质的青年已经结婚生子，丧妻，在库图佐夫麾下工作，对时政的热情刚刚熄灭。直到他中弹的前一刻，仍旧怀有对第二任未婚妻娜塔莎悔婚的愤恨。乱军之中安德烈恰好投靠在娜塔莎家养伤，他的妹妹玛丽亚公爵小姐闻讯前来。

在这篇托尔斯泰的答卷里，有某种力量涌动。可惜我表达不出来，下面是一些摘抄，只求尽量保持思考的完整性。

（玛丽亚公爵小姐）明白这两天来发生的变化。在他（安德烈公爵）的话里，在他的语气里，特别是在他的眼神里，他那冷冰冰的含有敌意的眼神里，有一种使活人感到害怕、同人世疏远的神色。看来，现在他很难理解活人的事，但同时使人觉得，他不理解活人的事并非因为他丧失理解力，而是因为他理解那种活人所不能理解而占据他整个身心的事。

.....

谈话是冷淡的，不连贯的，而且常常中断。

.....

（安德烈公爵的内心活动）：她们一定很伤心！其实这是平常得很。

她们有她们的想法，这种事她们不能理解，而她们所珍重的那些感情，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那些思想，其实是多余的。我们不能相互理解。

.....

安德烈公爵不仅知道自己要死，而且感觉到正在死去，已经死了一半。他有一种超脱尘世、轻松愉快的奇异感觉。他不慌不忙、平心静气地等待着即将降临的事。

.....

那一次榴弹在他面前像陀螺似得打转，他望着灌木丛的天空，知道他正面对死神，那时他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感觉。他负伤后清醒过来，精神上仿佛顿时卸下生活的重担，那朵永恒的、自由的、不受现实生活束缚的爱之花开放了，他不再怕死，也不再想到死。

.....

（他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死神破门而入，惊醒）

那天，安德烈公爵从睡梦中惊醒，也就是从人生中觉醒。他觉得，从人生中觉醒并不必从睡梦中惊醒来得慢。

.....

好几个夜晚辗转反侧，烦闷的空气里找不到一丝温柔，安静得很，一些东西正要破门而入。

